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 题字:赵守阳

往事难忘

## 萍水相逢

○朱从庆

2002年国庆节,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,从南京前往苏州。手里只捏着一张站票,一路上内心满是紧张胆怯,既分不清通往月台的路,又时刻担心上错列车。好不容易跟着汹涌人流挤到车厢门口,扑面而来的拥挤与嘈杂,瞬间放大了孤身远行的不安。幸好撞见隔壁班的同学,他拉我挤到他身边,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。

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,长款皮风衣垂到膝盖,脚边立着一只皮质行李箱,手里捧着一本《青年文摘》。年少的我单凭这身沉稳精致的打扮,下意识认为他是事业有成的生意人。

没过多久,他合上书望向窗外。我犹豫许久,才鼓起勇气小声询问,能不能借杂志翻看。他抬眼温和一笑,轻声告诉我:“我不是老板,曾经和你们一样,也是大学生。”

话音未落,列车售货员推着售货小车穿行而过,高声提醒乘客收脚,本就狭窄的车厢更显局促。铁轨持续传来规律的哐当撞击声,泡面的热气混着人声,窗外江南田野飞快向后掠过。短短一段路程,只觉格外漫长。我时而靠在同学身边挤一挤,站累了便挪到那位男士身边,他会主动起身,和我轮换座位休息。闲谈间我得知他姓胡,在南京一家医院工作,巧的是,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都是吴江盛泽镇。

他缓缓谈起年少求学到入职工作的过往,一桩桩旧窗旧事娓娓道来,语气里浸着对逝去青春的绵长眷恋。末了他语重心长叮嘱我们,少年时光千金难换,凡事沉下心,一步一步踏实走才稳妥。

初次独自远行,我对陌生人始终存着戒备。中途他递来糖果,我委婉推辞。火车抵达苏州站后,他主动提出顺路带我打车去南门汽车站,转乘前往盛泽的中巴车。我心里难免忐忑不安,可望着他真诚温和的眼神,实在无法开口拒绝,便跟着他一同坐上出租车。

登上开往盛泽的中巴车,他抢先替我垫付了十元车票。我心中颇感不安,一路上多次把钱递给他,却都被他坚决地推了回来。中巴车上没有空座,我们只能在过道加座,但一路上谈笑风生。胡先生向我道出一路处处关照我的缘由:他也曾是大学生,体会过独自搭乘绿皮火车远行的窘迫,我局促不安、手足无措的样子,像极了年轻时独自赶路的他,学生在外的难处,他深有体会。“在外不容易,相逢便是难得的缘分。”他这句话,我铭记于心。

时隔二十余年,在盛泽汽车站下车分别的场景,清晰如昨。我刚准备郑重向他道谢,他已笑着朝我挥了挥手,转身汇入往来人群,身影很快消失不见。直到现在,回到家乡盐城的我,还能清晰记起那天江南带着潮湿水汽的晚风,那列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,那场萍水相逢的闲谈,还有他不带丝毫功利的善意,每每回想,心底依旧暖意翻涌。

漫画



遵守法规

新华社发(勾建山作)

悠悠岁月



## 馆住市井

○陈卫平

欣然应允。

十分钟不到的车程,缓步见到那家饭店,抬头一看黄海饭店,一个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店名。记得以前这家饭店在热闹的市中心,位置优越,同时代还有大众、竹林等寥寥几家饭店与之比邻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曾经泯灭在记忆里的饭店,如今老店得以复生,想来是过去的老职工,或是拥有情结的人“重操旧业”。问一位年长的服务员,果如其然。几排陈旧的方桌,还有几张圆桌掺杂其中,自带古朴陈旧的氛围。环顾四周,尽是我一般年龄的人,即使有几个中年人,也都是陪着老人来的。有的吃好了和其他桌的打招呼先走,服务员忙中偷闲地跟一些顾客聊上几句,显然来的都是老主顾,顾客之间不少也是老相识。

在这样的地方,既有大快朵颐之口福,又有相见之情欢。苹果不吃要腐烂,亲戚不遇要生疏,更何况左邻右舍、同仁友朋。

两碗鱼汤面鲜香浓郁,一笼六色点心腴而不腻,一碟凉拌干丝清香味正,一碟小瓜清脆爽口,两人吃得津津有味、心满意足。穿越岁月的风雨,黄海饭店老而不衰,不禁让你在味觉、视觉与知觉中勾起历史的记忆,那些亦喜亦悲、亦善亦恶、苦涩而甜美、辛酸而幸福的往事,扑面而来。

东侧南北向虽名之曰路,其实只是一条贯穿居民区稍宽的巷子。居民临巷房子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店铺,加上各种小摊贩,把这条百米米长的巷子变成了热闹非凡的小街。

一家炉堂烧饼店已四十多年,几代人吃着这家的烧饼,一天天有滋有味、不知不觉地向前过着。店主把居民当作了亲人,居民把店主看成了家人,人们在为“嘴”的忙活中,让这条小街无声无息、无休无止地延续着烟火味,流淌着市井气。在一个摊主的推车上,看到几十年不见的家制老酱,



彩虹与水鸟

新华社发 曲玉宝摄

心情漫笔

## 沿路花开

○姜燕

## 薅秧

○尤学飞

在手里,等满把捆扎起来抛向就近的田埂,待人收走。我薅秧时走得很快,一会儿工夫便跟母亲拉开了一段距离,心里还暗自得意,觉得自己干得不错,效率挺高。

刚想直起腰杆稍作歇息,就听到母亲叫我回头重薅的声音。我应声扭头,只见她低头在我的秧趟里拔除了我未能识别的稗子。稗子是水稻田里的头号杂草,它长得极像水稻秧苗,初次参加薅秧农活的人,不仔细辨别,稗子很容易成为“漏网之鱼”而留在田里,与水稻争肥。母亲拿着拔除的几株稗子与地里的秧苗比对着告诉我,稗子虽然长得像水稻,但结构不同。先看叶基部,水稻叶鞘和叶片连接处有薄膜状叶舌和镰刀状叶耳,稗子光溜溜啥都没有。再看看叶脉,水稻叶片和叶脉都是绿色,稗子叶脉呈白色。再用手摸摸,水稻叶片粗糙有绒毛,稗子叶片光滑无毛。按照母亲教的识别方法,我找到并拔除了几株漏下的稗

子。见我学会了薅秧,母亲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薅秧是农活里头磨人的活计,腰弯久了酸得像灌了铅,直起身来,有时还会眼前一黑。为了消除干活的劳累,会讲会说的不时给大家来段故事或者笑话;嗓音好会唱歌的人,还不时来首歌曲或者淮剧,活跃一下田间气氛。劳作中有趣的是“打秧草仗”,有人薅着薅着,突然抓起一把带泥的水草,往旁边人后背上一甩,泥点溅得人满背都是。被甩的人也不恼,反手就捧一捧泥水往对方脸上泼,一时间水珠子满天飞,笑声在稻田里回荡。直到田埂上的队长喊一声:“别闹了,秧苗都踩倒了。”大家才吐吐舌头,重新弯下腰,手指在泥水里又认真地忙活起来。

如今,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,薅秧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当年薅秧过程中的那些歌谣趣事,亦已慢慢演化为农耕文化,成了人们记忆中的乡愁。

## 绿茵之约

○陈树华

退休之前,我扎根机关岗位数十年,闲暇之余偏爱乒乓球、篮球,对足球全然陌生。从未预料,年过花甲、褪去职场忙碌之后,自己会与足球深情相逢,彻底沉醉于“苏超”联赛的热血与温情。

如今,追“苏超”、观球赛,已然成为我晚年最温暖的日常。我的家乡在盐城,退休后我随子女定居南京。每逢赛事季,我总会打开“苏服办”,实时关注赛程动态。只要是盐城、南京的主场赛事,我都会第一时间预约购票,奔赴现场,沉浸式感受绿茵赛场的澎湃激情。

常会遇到赛事门票紧缺、一票难求的情况,即便未能如愿入场,我亦从不辜负心中热爱。晴暖夜晚,我便前往家附近的吾悦广场第二现场,巨型高清大屏清晰还原赛场每一帧精彩瞬间,立体音效完美复刻现场的紧张激烈。或是骑行前往银古里街区,这里足球狂欢与市井烟火温柔相融,沿街摊位整齐有序,烧烤

小吃、特色饮品应有尽有,市民游客携家带口、围坐观赛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市井烟火碰撞赛场热血,平凡的夜晚暖意融融,温柔治愈了生活的琐碎日常。

若遇风雨天气,居家观赛便是最好的选择,一家人共赴绿茵之约。每逢周六“苏超”赛事,妻子总会提前守候、调好频道。曾经对足球攻防、战术布局一窍不通的我,在妻子和赛事解说员的耐心讲解下,渐渐读懂了赛场的默契配合、攻防博弈,看懂了足球运动的魅力。夫妻相伴观赛、闲谈赛场风云,已然成为我家的生活仪式,让平淡静好的晚年岁月,愈发丰盛充实。

一年多的观赛历程,看过多场热血对决,最令我念念不忘的,是今年5月2日盐城客场挑战镇江的雨夜之战。我端坐屏幕前全程观战,当夜细雨绵绵,湿漉漉的赛场草坪湿滑难控。远赴客场的盐城球迷不惧风雨,看台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,声

声铿锵、久久回荡。雨幕之中,球员们的战袍被雨水浸透,球鞋沾满泥泞,却丝毫不阻挡不了奋勇向前的脚步。两队队员全力冲刺、激烈拼抢,不慎跌倒便即刻挺身站起,体力透支依旧咬牙坚守、全力以赴。望着这群年轻人向阳而上、永不言弃的模样,我心中满是怜惜,更满是敬佩。屏幕前的我们全程屏息凝神、心绪紧随赛场起伏,终场哨响的那一刻,满心振奋、倍感自豪,既为家乡球队的凯旋喝彩,更为这份顶风冒雨、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深深动容。

居家观赛,是烟火温情的长久陪伴;亲临赛场,是满心赤诚的热烈奔赴。今年端午假期,我通过“苏服办”成功预约,现场观战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焦点赛事。下午四时,我与妻子搭乘地铁奔赴南京奥体中心。赛场外人气鼎沸、热闹非凡,二十余个特色展位依次排开,溧水蓝莓、淮安捆蹄、山核桃、特色茶干等各地名优特产琳琅满目,免费试吃、趣味互动活动精彩纷呈。我

兴致勃勃地参与了投篮小游戏,幸运投中三球,收获一件精美袖珍音响。逛市集、品百味、赏民俗,“看‘苏超’赛事,品都市烟火”,场外烟火氤氲、暖意融融,场内蓄势待发、热血沸腾,让人沉醉其间、满心欢喜。暮色渐浓,六万余名观众有序入场,偌大的奥体中心座无虚席、气势恢宏。南北球迷方阵挥舞队旗、齐声助威,呐喊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,响彻整个赛场。

一场绿茵角逐,一场热血奔赴,让我读懂了足球。足球从不止于胜负输赢,它是同心聚力的团结之力,是迎难而上的拼搏之姿,是初心不改的坚守之暖。短短一年多时光,我从懵懂无知的“足球盲”,蜕变为心怀赤诚的“苏超”忠实球迷。

苏轼有言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。”于花甲之年的我,便是“老夫聊为足球狂”。褪去半生职场奔波,告别岁月匆匆忙碌,晚年有热爱可追、有热血可守、有温情相伴,便是最圆满的人生光景。